

总有那么些女子,我行我素,或者,我舞我自娇,于水墨一样清淡的生活里青绿重彩地活着,不买时光的帐。

我说她们是老不掉的女子,亦妖亦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肯定是一个。66岁高龄,竟然和一位27岁的大学教授相恋,敢于挑战极限的女子,总是难免叫人要侧目的。她不管,她恋她的,那是“我喜欢就好!”在我们,这样的高龄,是早已经退出江湖不想再折腾了吧。我总以为,爱情像气功,哭啊闹啊,欢啊醉啊,丹田里没那么一旋涡的真气,是摆平了不了事的。我等俗女子,常常是,经历了一场爱情的悲欢后,便怕了,即便再有爱情续集,也是常被我们弄成了习惯性流产。红袄绿裙下,包裹的是一颗苍老的心。

在市井人眼里,66岁的女人,即便找一个夕阳红,那起码是在70岁左右晃的人啊,60岁的都不敢要。老了啊……老了!人家杜拉斯可没觉得自己老,老妻少夫照常逍遥,让世俗的人们干瞪眼去吧。每一场爱情,于她,都是盛世狂欢,她永远都有着一颗十六岁的恋爱的心,不老的心。

老不掉的女人那里,爱情永远是一道新上来的甜品,即便不吃,赏心悦目也是好的。我的一个朋友,从十几岁和语文老师关关雎鸠,到现在快四十岁了依然热爱异性,几十年啊,她都是

老不掉的女子

许冬林

在谈恋爱,长亭连短亭,一场又一场。我有时纳闷,就问她:年年月月谈恋爱,你就不嫌累吗?她说:不啊!我享受着呢,可能是我的雌激素分泌比常人旺盛,那些服装干净气质优雅的办公室男人,对我来说总是充满诱惑!我骂她老妖精。

这样的女子,总是有点邪媚,骨子里有着妖性的,根本就没打算老,也老不掉。

也有另一类女子,不老如仙,尘世之中,烟火之外。

宋氏三姐妹中,最妖娆的怕是宋美龄了,我说的就是她。晚年的宋美龄,独守小楼,深居简出,外人很少能看到宋美龄的晚年容颜。那并不是说,她老到见不得人了。她和旧上海十里洋场过惯夜生活的人一样,喜欢晚睡晚起。平日,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楼上的书房里画画,一个人画画,或者读读《圣经》。她不下楼则已,下楼必是极其认真化好了妆的。且这化妆,她向来不假手他人,人前,她永远是那个年轻美丽优雅的知性女子。晚年,满箱满柜的服装里,旗袍依然是她的最爱,她和年轻人一样几乎每

天称体重,永远拥有一副可以穿旗袍的好身材,着旗袍的她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别样女子。美丽的女子是不老的!

我也有那些奶奶级别的朋友,五十多岁了,喜欢K歌,喜欢给自己拍花前松下的照片,喜欢到精品小饰品店里淘东西。她们像宋美龄一样喜欢旗袍,还喜欢戏曲,京剧或者昆曲,偶尔,手机铃声会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她们懂得善待自己,养花养鸟养鱼养草,那些平淡的时光里,总不忘常常给自己弄一点小欢喜、小满足、小感动。她们喜欢上网,喜欢告诉我她们网上的异性朋友,甚至偶尔露出几句她的异性朋友的情话来。她们甚至自己开车自驾游,几个人一道,自带帐篷,露营。还打电话邀请我一道,吓得我电话都从手里抖掉了,那头她们叽叽喳喳地笑。她们温柔,温暖,有一点贪欢的心。我想,她们若是花投胎来的,一定是泼辣地开到秋后的波斯菊或者大丽菊。柔韧,张扬,妖娆,明朗,又不失活力,这就是她们,以至我常常要人前人后地咒一句:这些老不掉的女人呀!下辈子的精彩都让她们给提前挥霍了!

时光是一盘大大小小的玉珠子,倾在地上,滚走了,有人抹了泪在找,找到老。有人不找,只兀自坐在窗前,欢喜地挑针弄一袭锦绣,绣了鸳鸯牡丹好春光,也把自己绣进去,就这样老不掉了。



母亲(图片来自网络)

西 涧——274——

是自己从家里用罐头瓶子装一些咸菜和豆腐乳之类的。大家围坐在食堂外面长长的花坛边上,边吃边聊,场面很是壮观。我们男生基本吃不饱,几个要好的同学互相交换着自家的菜,吃完还不忘评论一番。时光荏苒,那些宝贵的记忆将永远埋藏在脑海深处。

上中学以后条件有所改善,粮票时代彻底结束。大家都是买着吃,我们几个好哥们则在学校附近租上房子,放学自己做饭,自然也少不了我们喜爱的玉米糊糊。高中几年除了在家基本上吃不上玉米糊糊。玉米糊糊开始变得珍贵起来。

后来上了大学,在食堂和餐馆也有卖玉米糊糊的。不过这种玉米糊糊太稀而且太甜,怎么吃都吃不出家乡的那份玉米糊糊的味道来。

去年过年回家,母亲知道我爱吃玉米糊糊,告诉我要做玉米糊糊,我异常兴奋。围着母亲在灶上转来转去,儿时的一幕不仅涌上心头。看着母亲头上的白发,我强忍住泪水。吃着母亲的咸菜和玉米糊糊,不知不觉已经添了三碗,怎么吃也不厌吃不腻。

玉米糊糊是我最爱的家常饭,如今虽远在他乡,我内心深处依然非常想念那份味道。

我是个睡眠很少的人,故没有乘车睡觉的习惯,所以每次去省城办事,我都喜欢带本杂志来打发路上时间,沿途的风景已然熟谙于心,再无新鲜。翻翻书,偶而文章中略有所悟,久而久之,便形成习惯。

这一次办完事,去了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便坐到候车室等候回程的车。刚坐下一会,便有一位清瘦白晰的女人行走入人群中,她的身材清瘦偏矮,笑容清雅温和,但近到人前,才发现她的整个右半身极不协调,看样子是小时候得过麻痹的

我,说声谢谢。我说不用谢啊,书的价格这么便宜。她微笑着说,这些书本是出版社或者其他部门批发后剩下来的,政府社区因为照顾我是个残疾人,就特别把这些书以极低价格转给我,好让我能以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我很感谢政府和居委会的那些人啊。

然后她继续跛着脚,左手抱着一沓书,右手轻轻地反拿着一本,穿梭在候车的乘客中。

看着她瘦小的身影和她恬淡的笑

美丽的笑容

欧琳琳

后遗症,右手是变形且反过来的,右脚也是跛着的,行走中身体是往右倾斜的,身材像个未长大的十多岁小姑娘。她微笑着走到每一位候车的乘客面前,兜售着左手抱着的一沓书。

及她走到我面前时,便问,你卖的是什么书呢?她说,是一些文摘类的杂志,比如意林,比如读者,文摘啥的。我说,这些书本都挺不错的啊,内容很好的。多少钱一本呢?她说了价格,比报刊杂志亨卖的要便宜一些。我说,挺好的,不贵啊,给我来两本吧,路上好看看。她便拿了递给

容,身体的残疾没有令她的笑容褪色,反而是她这份尽可能自食其力的坚强和她的感恩衬托着她的笑容更加美丽。我们身边的其实也有少数身体健全的人,想着依靠社会的一些福利,或者钻些政策的空子,想着能够在各种工作或者其他机会中得到一些便利,从而可以达到不劳而获的效果,稍不如意便心生怨怼,进而愤世嫉俗,言行另类。

于是我便从心中对她生出一份敬意,她渐行渐远的笑脸便是我眼中最美丽的笑容了。

母亲的铃声

陈兰兰

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故乡。吱吱的小桥,缓缓的流水,长长的沙滩,乡村稀落的人家,翠烟袅袅升起。庭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庭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然而梦中也次次少不了我的母亲,影约中她模糊的身影,随着清脆的铃声在忙碌。不知那只铜铃,何时开始存在,只记得那铃声从未间断。一个农民家庭要供养四个孩子读书,极其不易,母亲只好在菜市场做点小生意,因路途遥远,每天四点半准时起床。

叮铃铃……,铃声又响了,耳边传来母亲呼呼的穿衣声,接下来是哗哗的洗簌声,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伴着依稀的星辰,母亲开始了她勤劳的一天,一年四季从未间断。

曾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我躲在被窝里不敢露头,家人都劝母亲在家休息一天,母亲还是早早起床去菜市场。因外面天寒地滑,妈妈的腿摔伤了,可是母亲还是坚持卖菜,一天都舍不得休息。

毕业后开始写作,总是抽不出时间,所以作品很少,一天和母亲发起了牢骚。

母亲郑重其事的说,“人勤地不懒,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时间就像海绵的水,你有我一半的勤劳,就不会没有作品了。”

“那能和你比,你就是典型劳碌命,根本没有瞌睡。”我不以为然的打趣到,根本体会不到母亲勤劳的背后是深深的爱与责任。

最小的弟弟毕业后,原以为为母亲的闹铃该歇歇脚,可是奶奶双目失明瘫痪在床,一不小心便尿床,母亲的闹铃又派上了用场。每天晚上闹铃一小时一响,母亲每夜要起来八次照顾奶奶。

铃声一遍又一遍的响起,催醒了母亲的双眼,也摧毁了她的身体,更吹白了她的双鬓。看着头发花白的母亲,躺在沙发上不停的打盹,还一直不停的说她一点也不困,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今天才发现母亲的勤劳是多么伟大,年轻时是为了她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现在是为了孝敬她的婆婆,我以前竟然还讽刺她,是多么的不孝。

曾记得一个传统文化老师说过,天道酬勤,大孝动天,母亲的勤劳与孝心让我彻底改变。周末我和先生一起买了一个和母亲一模一样的铜铃,以后我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从未睡拉过,我的作品也越来了,母亲也欢喜的笑了。

最近朋友圈里晒出一张玉米

糊糊的图片,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那一碗金黄的玉米糊糊不知道装了我多少回忆。玉米糊糊对于我来说不陌生,从出生开始就与它结下不解之缘。母亲生我的时候赶上灾年,家里收成不是很好,加之母亲身体虚弱奶水不足。奶奶便给我蘸玉米糊糊和土豆粉,我把唧吧唧的嘴巴活泛起来。

从我记事开始,印象中总时离不开那尊早已不用的石磨。

如今他已经安静的躺在柴房里,在当年那可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有石磨就无法磨出玉米面来,一年的主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脑海里中总时留存母亲把我拴在背上,然后推动木轮引擎转动石磨,完整的玉米在几个来回下就已经非常柔软了。这是母亲会用稍小的簸箕筛几下,略微粗糙的玉米榛子还要回到石磨中锻炼,留下来的玉米面又细又软。还没有做成糊糊之前玉米香味已经飘过来。

玉米糊糊的做法是极为讲究的,在柴房烧一锅开水,等水沸腾之时母亲手抓一把玉米面丢进锅中,然后用一根专用的长筷在锅中沿同一方向搅拌。锅中一个大大旋涡,所有的成分均匀散开。慢慢的将所有玉米面倒下锅里,继续不紧不慢的搅动,锅中传出开始“咕咚,咕咚”的声音。凭借颜色判断锅

中糊糊将熟之际,退掉部分柴火,小火略煮上三五分钟,熄了灶下的火。香味就飘散在山坡上。母亲唤我叫回坡上下地的父亲。我一路小跑,边跑边喊着。少顷,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开始享受这份美味。

吃玉米糊糊,自然少不了母亲做的咸菜和豆腐乳。母亲腌的菜偏麻。端一碗玉米糊糊加一块的豆腐乳在碗中搅拌,金黄的糊糊就变成了火红的糊糊。喝一口玉米糊糊,再吃上一口咸白菜和萝卜,感觉嘴里在刮大风,在喝一口玉米糊糊压制一下。很难克制住自己。不过吃玉米糊糊也是有讲究的,会吃的人就用筷子顺着瓷碗的边上一层一层的刮着吃,吃完碗里干净的很。要是遇上不会吃的主,无从下筷,一顿乱拨,最后碗中一团糟。

上小学的时候,寄宿在学校,吃饭在食堂。每周日到校上晚自习,从家里背上十来斤玉米面交到食堂阿姨换来粮票。学校食堂煮的也是玉米糊糊不过一般都比家里稀一些,没有菜,都

我是个睡眠很少的人,故没有乘车睡

觉的习惯,所以每次去省城办事,我都喜欢带本杂志来打发路上时间,沿途的风景已然熟谙于心,再无新鲜。翻翻书,偶而文章中略有所悟,久而久之,便形成习惯。

这一次办完事,去了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便坐到候车室等候回程的车。刚坐下一会,便有一位清瘦白晰的女人行走入人群中,她的身材清瘦偏矮,笑容清雅温和,但近到人前,才发现她的整个右半身极不协调,看样子是小时候得过麻痹的

白云庵古银杏

清流古刹白云庵，千载银杏不等闲。曾经香火堆积处，盛世兴游谱新篇。

瓦胡 瓦胡

三乡交际僻僻壤，自来勤劳美名扬。当年苗木盛产地，消灭荒山功可当。



珠龙行吟短章

张 文

北关新农村 滁州西望山连山， 龙亭过后到北关。 翩若瑶池天宫现， 人间哪得广厦连。	千亩桃花百户户， 一度春风万山红。
珠龙桥 一桥飞跨锁烟岚， 风高浪急安如磐。 朱氏龙兴称帝后， 此桥天下美名传。	牛头山靶场 流星炮火震天响， 精准炸向“牛头”上。 钢铁卫士强军梦， 苦练真功捍国防。
广武卫 自古彪悍民风淳， 忠勇尚武史留名。 而今创建新农村， 广阔天地展英雄。	北关草莓园 连片大棚白如练， 小小草莓红遍天。 特色产业助民富， 沿路经济“谋”新篇。
小郢村桃园 半湾山水入湖中， 双塘东侧小郢村。	古清流关 自古清流关隘狭， 金戈铁马为谁家？ 千古形胜常寻觅， 秋月春风伴天涯。
师姑洼	